



沐雨读杜甫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梦阳

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意境竟有些出入。想来唐时的雨与今日的雨并无二致，只是杜甫听雨的心境与我不同罢了。他听到的是希望，是丰收的前兆；而我听到的，不过是水珠撞击玻璃的物理声响。

雨下得更大了。我起身去关窗，看见楼下的行人匆匆奔走，有的撑伞，有的顶着一片塑料布，还有的干脆淋着雨走。他们的表情各异，有的皱眉，有的竟还带着笑。

回到桌前，继续读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杜甫的雨，常常是与风结伴而来的。风雨交加，对于一个贫病交加的老人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然而就在这样的境况下，他竟能写出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这样胸怀天下的句子来。这气魄，这胸襟，难怪后人称他为“诗圣”。

我的书桌上方有一处微漏，雨水渗透进来，形成一个小水洼。我拿了个杯子接住，水滴落入杯中，发出“叮咚”之声。这声音竟与读诗的心境颇为相合。杜甫一生漂泊，居无定所，屋漏对他来说应是家常便饭。然而他从不曾因屋漏而停止作诗，正如不曾因贫病而停止忧国忧民。

翻到《登高》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杜甫的晚年，是在漂泊中度过的。他从长安到成都，从成都到夔州，又从夔州到湖南，最后死

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。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，而每一步都踏在战乱与苦难的土地上。他的诗，是行走的诗，是流浪的诗，是用脚丈量出来的诗。

窗外的雨势渐小，但尚未停歇。我读到《旅夜书怀》：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这是杜甫在夔州时所作。夔州地处长江三峡，地势险要，景色壮丽。杜甫在此住了两年，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。我想象着那个夜晚，杜甫独自站在江边，看着星空与江流，心中涌起无限感慨。那时的他，已经五十六岁，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却依然笔耕不辍。

雨又大了起来，打在窗上的声音更加急促。我忽然想到，杜甫的诗中，雨常常与泪相提并论。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。他的泪，是为国家而流，为百姓而流，也为自己的壮志未酬而流。千年之后，我读他的诗，竟也有流泪的冲动。这泪，是为他而流，也是为所有在苦难中坚守的灵魂而流。

读到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杜甫的喜悦跃然纸上：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”这是杜甫晚年难得的一首欢快之作。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忽然听说叛乱已平定，杜甫喜极而泣。然而，这种喜悦何其短暂。不久后，战乱又起，杜甫的希望又一次破灭。

我的杯子已经接了半杯水。水滴落下的间隔越来越长，看来雨快要停了。我翻到杜甫的最后一首诗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。这是杜甫在生命的最后时

刻写下的绝笔。诗中写道：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牵挂的依然是战乱中的国家和百姓。

雨停了。阳光透过云层照射下来，窗上的雨珠闪着晶莹的光。我合上书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杜甫的一生，就像这场雨，来时滂沱，去时匆匆，却在世间留下了永恒的湿润。他的诗，是苦难中的花朵，是黑暗中的星光，是绝望中的希望。

我想起杜甫的一句诗：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他的诗，确实有惊风雨、泣鬼神的力量。千年之后，我在这偶然的雨天读他的诗，依然能感受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。我推开窗户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楼下的人们又开始了忙碌的生活，仿佛刚才的雨从未下过。只有地上的水洼和树叶上的水珠，证明雨确实来过。

杜甫的诗也是如此。它们静静地躺在书页里，看似无声无息，却能在一场偶然的雨中苏醒过来，与读者的心灵对话。这就是伟大诗歌的力量，穿越时空，永不褪色。

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雨天读杜甫格外有滋味。因为杜甫的诗里有人生的全部滋味——苦的、辣的、酸的、甜的。而雨，恰好是这些滋味最好的催化剂。在雨中，我们更能体会杜甫的忧患，更能理解他的胸怀，更能感受他的伟大。

天色渐晚，我重新打开《杜工部集》，准备继续读下去。虽然雨已经停了，但我知道，杜甫诗中的雨，永远不会停歇。那是滋润中华文化千年的甘露，是洗涤民族灵魂的圣水。

雨停了，诗还在。杜甫死了，杜甫还活着。



雨来了，先是零星几点，继而渐密，终于连成一片，天地间织起一张氤氲的网。帘栊下我在捧读杜甫，墨迹在潮润的宣纸上晕开，仿佛触到了千年前那滴穿透青瓦的冷雨。

杜甫的诗，在雨天读来，别有一种滋味。雨声与诗声相和，竟使人分不清哪是雨，哪是诗了。我想，大约因为杜甫的诗里本就有雨，而雨里本就有杜甫的诗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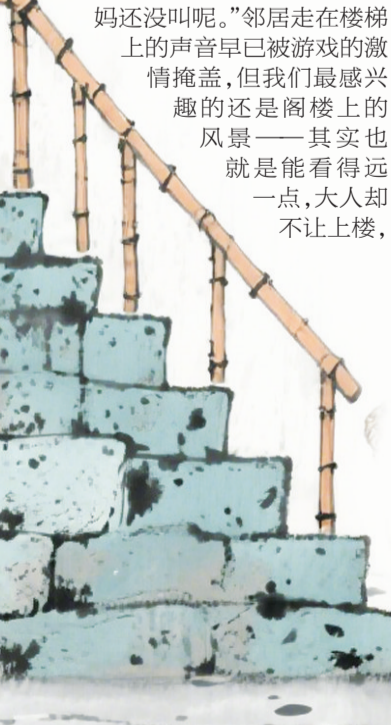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这是杜甫的雨。他笔下的雨，总是应时而来，应需而降。春雨贵如油，夏雨解酷暑，秋雨洗尘垢，冬雨……哦，杜甫似乎很少写冬雨。他的雨，大抵是带着生机的，即便是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苦雨，也透着一股倔强的活气。

我翻到《春夜喜雨》，读着读着，窗外的雨似乎更大了。雨滴打在窗棂上，发出“笃笃”的声响，与诗中“随

我家与楼梯的缘分，仿佛生来便刻在骨子里。

幼时住筒子楼，一楼是做生意的，裁缝铺子、水果摊、糖果点心、麻将铺……幼儿园就在对面卖布匹的楼上，那时家家户户仿佛都被楼梯串起来，却又被一堵堵墙分开。我家住二楼，整楼几乎都是租房客，大家平日都开着门，放学后我和隔壁妹妹一起去大哥哥家看动画片，然后被大人追赶着下楼去巷子玩游戏。

有时我们玩拍画片，各人将收藏的画片在地上放好，用手掌拍，若是自己的画片覆盖住别人的，那对方的画片就归自己了。为了加大难度，大家喜欢在楼梯上拍，这样更容易获胜。买菜回家的爷爷奶奶和阿姨们见到，准会来一句：“还不回去吃饭嘞？”我们便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妈妈还没叫呢。”邻居走在楼梯上的声音早已被游戏的激情掩盖，但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阁楼上的风景——其实也就是能看得远一点，大人却不让上楼，



楼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蒋萍

怕不安全。可阁楼上的一切就像夏日冰柜里的冷气，看得见摸不着，让人牙痒痒。于是我们几个小孩约定，吃完晚饭一起去楼顶“探险”。

老阁楼的木梯，松脂香裹着潮气，踩上去“吱呀”呻吟，像怕痒的老人在笑。我有些害怕起来，却仍壮着胆往前挪动，最终我们被大哥哥给我们讲的灵异传说吓得四散逃窜，从此再也不敢打阁楼的主意了。后来见母亲去楼顶晒棉絮，或阿姨晒干豇豆，渐渐心里对楼顶的惦记又开始发芽，像惦记一颗没剥开的糖。

小学时，来到大一点的镇上，父亲攒了些钱，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，买了房。回新家要爬八层楼，我和弟弟只需再爬一层楼，就可到顶楼玩——天台上晒着蔫成红玛瑙的辣椒串，床单是天然的捉迷藏屏障，还有我们用瓦片和废弃砖石搭的城堡，仿佛我们就是这儿的国王。以前一起玩的妹妹正好住隔壁，楼顶便成了我们的密道，放学后的黄昏成了我们的天堂，脚步声咚咚响，我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。那时的楼梯于我们而言，绝非冰冷的混凝土构件，而是一条充满魔力的自由通道。昏黄的声控灯时明时灭，我们在阶梯上追逐跳跃，把扶手当滑梯，在转角处捉迷藏。玩累了，便一股脑涌上天台，夏夜的风毫无遮拦地灌进来，吹鼓了汗湿的T恤。母亲在楼下喊：“吃饭啦！”声音顺着楼梯盘旋而上，带着回音，我们便依依不舍地“咚咚咚”踩着节奏跑下楼去。

后来，书读得多了，人却像被钉在了屋里，看着堆得比台阶还高的

作业，我开始赖在家里。一层、两层、三层……脚步越来越沉，出门的兴致被一级级台阶消磨殆尽。母亲有时探头问：“下楼走走，透透气。”我多半头也不抬，敷衍道：“不了妈，作业多。”她便叹口气，不再言语。后来才知，身边同龄人大多如此，我们成了世间所谓的宅男宅女，或许并非天性安静，只是没了儿时的惬意。于是，心里暗暗发誓：将来一定要买个电梯房，手指一按，门开即达，何等快意。

工作后，咬咬牙，买下一套带电梯的新房。两室一厅，不大，最重要的是有电梯。然而这电梯的便利，最终却并未惠及自身。想到外婆前几年做了手术，爬楼梯太累，于是我和妈妈便将新房钥匙交到外公外婆手中。母亲在一旁看着，眼圈微红，悄悄对我说：“这钱花得值。”那一刻，爬楼梯的辛劳仿佛有了重量，它不再是单纯的攀登，而是化作了肩头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稳稳托起了上一辈的安稳。

再后来，我成了家，仿佛心照不宣，爱人家也是八楼，我又住回了楼梯房。

结婚那天，爱人抱我上楼，后来多了个小的，每日的必修课，便是抱着日渐沉重的孩子，一级一级向上攀爬。起初是软糯的一团，蜷在臂弯里，后来便像只不安分的小兽，扭动着要自己探索。母亲与我从未如此亲密，因为要照顾剖腹产的我，她总是拴着腰凳，提着婴儿用品或菜爬上爬下。我看着她微驼的背影，鬓角的白发在楼道昏暗的光线里格外刺眼。“妈，累了歇会吧。”“不累，以前我还抱着你和你弟爬楼呢。”她总是这样逞强，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喘息。

等到女儿四岁多，我们又迎来了新生命。同样的，母亲再次拴起腰凳，只不过这次，在爬楼的过程中，多了大女儿逗笑的声音，小女儿转头看我和她姐姐，“咯咯咯”的笑声如同当年大女儿的欢乐，再次回荡在楼梯间。

母亲站在门口，满脸汗水地等着我和大女儿爬上来。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——手臂的酸麻，争执时的烦闷，脚步的沉重——都沉淀下去，化为心底一种踏实的暖流。原来，这日复一日的攀爬，早已在不知不觉间，将我们三代人的脚步紧紧缠绕在一起。每一步向上的艰难，都在为“家”这个字眼增添着分量。

楼梯，最终深深烙进了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一条无法割舍的纽带，粗糙，坚实，带着生活的体温，一级一级，通往那个灯火可亲的所在。这印记，是辛劳，更是归途，就像一本摊开的书，等着我们一步一步，接着往下写。

